

深读·封面故事

►时家老大时银锋。

▼时银锋和律师交谈。

天价过路费
案外悬疑

文/片 本报记者 李文鹏

(上接 B01 版)

老二顶罪老三“捞人”

2009年1月1日中午,受雇于时军锋的司机时向阳,开着“军牌车”上了郑石高速不久便被查扣。此后,时向阳被警方扣押接受调查。“当时向阳家里人天天到时家去闹,让老三(时军锋)想办法捞人。”一位知情村民回忆说,后来时军锋多方找关系,最终把时向阳“捞”了出来,“听说老三花钱不少,这种事花少了也办不了。”

此后,时军锋又找到了“李金良”等人,拿着相关证明到河南省治超办、平顶山市公安局要还被扣车辆,但均未如愿。在时军锋的“军牌车”被河南省武警总队认定为“冒用”后,中原高速平顶山分公司报案,警方开始介入调查。

在进行了种种尝试后,时军锋仍没有要回被扣车辆,这也让他隐约感觉到了事情的棘手。时家商定,一旦出现意外将由老二时建锋顶罪,时军锋则在外面想办法“捞人”。

“老二进去,老三还可以在外面想办法,老三如果进去了,可能就真完了。”时银锋说,毕竟老二时建锋独身一人,无牵无挂。

“在建锋眼里,他三弟就是个神,没有他办不了的事。”时建锋的“发小”时文举叹着气说,这也是时建锋当时心甘情愿顶罪的原因,“他肯定没想到老三也帮不了他了,更没想到会判得这么重。”

时建锋被逮捕后,警方和法院的人经常会打电话到时文举家,通过时文举再找到时家人。在时建锋一审宣判的当天,也是时文举用车拉着时家人去的平顶山。时军锋有多个手机号码,时文举电话到他们家中,家里人也经常联系不到时军锋。

在时文举看来,时建锋之所以能为其弟顶罪,与他的性格直接相关。颇能吃苦受累的时建锋其实赚钱不少,由于顾家,他的钱大都补贴家用和帮了两个弟兄,而自己却没攒下多少钱。

时家人当初觉得由时建锋顶罪,即便是判刑,也不会超过十年。而后再由时军锋花钱找关系“捞人”,时建锋一定能尽快出来。“如果只是判个十年八年的,我们就认了。”时银锋承认,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,让时家人大感意外。

在平顶山市中级法院一审中,时建锋被认定骗取通行费用368万元,构成诈骗罪,被判处无期徒刑,并处罚金200万元。此案一经透露,便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,对于案件判决的质疑接连不断,媒体关注持续升温。在媒体记者的接连采访中,本来已决定顶罪的时建锋态度发生变化,承认自己“为弟弟顶罪”,让案件出现转折。

“我猜测,面对这么重的判决,又接二连三有记者去采访,老二心理上可能承受不住了。”时银锋说,“不过我还是特别佩服老二,他对自己弟兄的情谊没说

的,要不他也不会去顶罪。后来,我也劝老三,为了他二哥,他也应该去投案自首,否则对老二太不公平了。”

自首前保存录音证据

在时建锋被警方逮捕后,时军锋也确实在想办法“捞人”。时银锋说,时军锋为了找人托关系,一共送出去90多万,最终也没能办成事。时家人觉得,他们为“捞人”花的这些钱,大多是被人骗了,也有的人收了钱却没办事。

对于时军锋花巨款“捞人”的说法,村里人也有着自己的理解。一位对时家颇为了解的村民说,时军锋确实一直在找人托关系,也不知道已经花了多少钱,但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“捞人”,“捞车”也是目的之一。

为了要回被查扣的“军牌车”和“捞出”时建锋,时军锋曾通过多种关系花钱托人。直到他送出去90多万,却仍然看不到事情扭转的希望,而这时讨债者却接连而至,时军锋只能躲了起来。

在时建锋供认顶罪的事实之后,经过深思熟虑,时军锋决定投案自首。

但时军锋并未在第一时间就急于自首,而是选择在两天之后进行。时银锋说,时军锋之所以没有急于投案,是为了能更好地搜集保存证据,“他把与一些人的电话给录音了,这样做是为了防备他们到时候不认账,和我三弟到底认识不认识,有没有关系,有这些证据就能证明了。”

时军锋的前妻也说,时军锋把和别人的通话录音交给她保管,这些都是关键的证据。

1月15日晚,在时银锋、媒体记者、律师及其前妻的陪同下,时军锋从郑州赶回老家禹州市无梁镇派出所自首。1月18日,一审中的证人时留申、王明伟因涉嫌作伪证,被鲁山县公安局拘留。

“二弟还没出去,三弟又投案自首了,哥仁进去俩了。”时银锋说,现在他成了家里唯一的“跑腿人”,可他现在对案子的进展却比以前更加乐观了,因为在媒体的关注下,“省高院已经开始过问这个案子了,检察院也承认了失误,下一步谁再乱来可要好好掂量掂量了”。

案子的进展,让时家兄弟也感到意外。原本以为可以“摆平”的事情,却越闹越大,以致事态彻底失控;已经感觉无望的判决,却在舆论的压力下进入了再审程序;紧接着,平顶山市检察院确认在侦查和审查阶段存在诸多失误,并提前介入案件,对公安侦查工作进行引导。

看到了希望的时银锋,对媒体的采访尽可能地配合,对律师的交代更是格外在意。时银锋承认,如果不是媒体的介入,他二弟时建锋的无期徒刑恐难再改。时银锋复印了一摞材料放在家中,以供随时到访的记者索取,对前来采访的记者,更是不厌其烦地回答着诸多类似的问题。

时银锋对记者问题的回答,也明显带有选择性。一旦涉及时军锋“军牌”的来龙去脉,运沙经营的具体收益,时军锋的个人经历等在时银锋看来对其三弟“不利”的话题,他的回答总是相同的一句话“不知道”。而对于时建锋的“无辜”,时军锋不惜举债“捞人”以及时家的贫困等,时银锋则愿意不厌其烦地提及。

关键人物“李金良”

时银锋说,案子要真的实现突破,李金良必须到案,也只有这样,时军锋才能说明白办理“军牌”的过程。本案中的关键人物“李金良”,不仅出现在时军锋出具的合同中,而且郑尧高速下汤收费站副站长李占锋也证实确有其人。“我三弟早有准备,已经用手机拍下了李金良的照片,我就不信找不到他。”

村里人也都知道,曾有自称是武警的几个人,堵在时家的门口大闹,让时军锋还清欠他们的钱。当时手中没钱可给的时军锋躲了起来,这些人就威胁要把时军锋的母亲带走。时军锋的前妻证实,当时带人到时家闹事的,是自称武警干部的“张新田”。“肯定有这么个人,他是湖北省公安县人,我见过。”

时军锋在投案自首前,已经做好了安排。时银锋说,他三弟自首前主要是在“录音取证”,把与一些“关键人物”的通话进行了录音,并进行了备份。时军锋带着一份录音材料投案自首,在家中还留有备份。决定自首前,时军锋与律师交流了一个多小时,对将来的风险也做了足够的评估。

1月18日下午,时银锋匆匆赶去郑州,与时军锋的辩护律师常伯阳见面。

在刑法修正案七中,第12条明确规定:“伪造、盗窃、买卖或者非法提供、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,情节严重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,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情节特别严重的,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。”

正因如此,时军锋的辩护律师常伯阳才打算在接下来的案件审理中,以此为根据进行辩护。“依照刑法的现有规定,时军锋应该属于非法使用军牌,而不是诈骗。”1月18日,常伯阳律师对记者说。

在离开郑州之前,时银锋把时军锋投案前留下的衣物一起带回了老家,其中有一个鼓鼓的黑色小皮包,里面装满了各种相关资料。一路上,时银锋一直紧紧抱着这个小皮包和弟弟时军锋留下的衣服。

“我们并不是说时军锋没有罪,而是说他该担什么罪就担什么罪,不能把别人的罪也加在他身上,让他一个人都背了,这样的话就不公平了,我们不答应。”时银锋扭头看着窗外说,“我们有证据,不怕他们不认。”但时家觉得,现在还不是向媒体公布这些录音的时候。

(上接 B04 版)

逃离都市

“当他长到一定年龄,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时,可以让他自己选。这么小的孩子送到幼儿园、小学,教育目标能达到吗?小学语文课本有多少扯漏?有多少孩子这样被误导?”

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怎样成长,如何教育?成年后如何选择人生?这一方面,没见过面的两对夫妇决定一致。

“像九年义务教育,她不愿意学就算了,我们也不建议她上。即使遇到很好的老师,但一面对应试的棒棒就偏离了。”老高淡淡地说,像是在谈别家孩子的问题。

他觉得,教育要从孩子的一生来看,不是非得从幼儿园读起,直到大学。

“我们可以教她一些好的东西,和她一起学习、成长。以后她选择什么样的生活,在城市还是农村,那是她自己的事情。”

这会让很多父母难以理解。

两对夫妇对孩子的教育,更多是从自然的角度出发。老高认为,现代社会忽略了自然环境本身的教育,对教育的理解太单一化。小鸟、河流、溪水,山林不都是教育资源吗?看你怎么引导了。

“现实中有很多荒诞的东西,小朋友们以为蔬菜是从冰箱里长出来的,人与自然隔绝得太严重了。十几岁的孩子记得那么多品牌广告,能认识几种本地植物呢?”

村里的木雕厂让老高有了“灵感”:我可以从培养兴趣角度出发,教她一两项谋生的技能,发现她的灵性。比如让她学工艺雕刻,而不仅是谋生手段。

“生命是一天天组成的,连自由的时间都保证不了,还谈什么生活?”

有好事之人开玩笑,建议老高和“猎人”结成亲家。“山荆”听到这儿开怀大笑,抱起了“谷子”亲她:“好啊,正好野小子配野丫头。”

收获的不仅是“谷子”

“山荆”和老黄等村民常一起去地里干活,谈些家长里短。曾经的城市白领和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,并没有距离与隔阂。

1月17日上午10点多,“谷子”在家哇哇哭,隔壁邻居老黄一脚踏进起居室。

“这是邻居老黄,一天得来我们屋十多次。如果哪天不来只能有两个原因:要不我们家没开门,要不老黄出远门了。”“山荆”把自己说笑了。

老黄进门第一件事,就是抱“谷子”。拍了几下,“谷子”就不哭了。

一会儿,老黄抱着孩子回自家玩了。中午,老黄端着一碗米饭和菜,又晃悠着过来,边吃边聊。稍晚会儿再来聊天的,换成了老黄的丈夫老李。

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是老高夫妇远离家乡的第三个春节。“前两个春节去老黄家一起过的,吃到初五。图热闹,大家在一起吃还能节省些。以前哪有这样的生活经验。”

老黄一家四口,有两个女儿,她没多少文化,但老高觉得,这一点在她身上显现更多的是长处:没什么名堂,心计,矫情,虚伪的东西。

“倘若没有了这位邻居,我们在村里的社交生活极有可能逊色一半以上。”

蔬菜在两家的交往中占有重要位置。老黄地里冒出来的菜都会送过来。“山荆”地里的前三批菜,大部分都是老黄种下去的。老黄一直是“山荆”的农村技艺指导老师。

相互间熟悉之后,老高家收取村民赠菜的时期开始了。馈赠者有左邻右舍,在他家做过活的多位师傅,甚至不相识的村民。

“山荆”和老黄等村民常一起去地里干活,谈些家长里短。曾经的城市白领和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,并没有距离与隔阂。

如此融洽的邻居关系,常会让老高不由自主地和城市生活做对比。

“猎人”一家的生活相对封闭,没有邻居,他们更享受这种无欲无求,很轻松,有些苦累但却充实的生活。“这只是完成自己的梦想而已,喜欢山中的小木屋,喜欢林中飞翔的小鸟、天空闪亮的星星。醒来不愿起床,躲在被窝里听鸟语,闻花香。”

“山荆”常会被问:现在的生活和当初设想的一样吗?

“我说比设想的更好,当初就是想离开城市到这里贴近自然。现在的生活,获得的感受比当初设想的更多,更实际。”

山居三年多,老高夫妇俩收获的不仅是“谷子”。

老高在散文里写道:“很多历史的进程自然无法抗拒,但可以为自己选择一个相对纯净自然的所在,来安放不安的躯体和灵魂。”